

妙法



佛教 · 文化 · 藝術



第172期 · 2026年2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 納福呈祥

青楓：新的一年來了，丙午年是馬年，很自然地我們在新年來臨便想到一些吉祥語，如「馬運亨通」、「龍馬精神」之類。今時今日，我們在這個世界，或者說我們人世間的種種環境，都見到一些多災多難的情形，請問大和尚，「我們怎樣才可以平安吉祥呢？」

修智：你問的這問題，即是說我們如何納福呈祥。佛經裡有一句話，我們都會經常接觸到的，那就是「有如是因，必有如是果！」我們現今的果，便是過往的因。這因與果是否可以改變呢？改變的方法又如何呢？其實道理也是簡單的，我們用大善業去改變命運中的惡就是了。所以果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「宿命論」，在過程中是可以有所改變的。改變這個「惡」，就是靠「種善因得善果」。

青楓：是的，好些道理其實很簡單易明，祇是我們平日都忽略了，或者說「都忽視」了。

修智：是呀，經常有信眾問：我們怎樣把衰運捩諸門外？我且舉一個生活例子吧！一輛的士規定坐四個客的，第五個呢？對不起，不能上車。我們的腦袋如果裝滿善業，「惡業」便不能進入了。因此，這等於坐的士第五個人不能上車，這是



如意吉祥

妙法寺全人敬賀

不用「趕」的，沒有位子給他便行了。

青楓：呀，道理就是這樣。我們把善業充實起來，「惡業」嗎？對不起，客滿見違，那就真的不用講一個「趕」字，它上不了車便行。

修智：所以，古籍裡有一句話：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招！」「無門」與「自招」兩字

妙法寺

地址：香港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
電話：24618567 網址：www.mfbm.hk



便說明了止惡行善的重要性。在很多時候，我們身心出現什麼事情，都是自己心有所思、身有所行而來的。再說一句我們經常聽到的古語，「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！」這禍與福，是互為影響的，不見「各自獨立！」也因此讓我們想到另一個具同樣性質的說法，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！」祇是，有些人往往誤解這句話，以為所謂「福無雙至」，是說福不會孖來。不是的，它實際上是告訴我們：對待事物要謹慎，不要驕傲縱橫。一旦傲慢，便會為別具用心的人有機可趁。倘我們精益求精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防患於未然，則何止雙至，乃至百至千至矣。所以提醒我們處事要謹慎，不要「得意忘形」。而「禍不單行」，很清楚告訴我們，禍的側邊是有「福」作為陪伴。倘我們不是氣餒，不自暴自棄，肯檢討過往失敗的因由，而加以改進，則「失敗乃成功之母」。

青楓：很好，都是很好！很多古語其實就是古人生活經驗的累積。把這些經驗提出來

參考，後世人便有很大得益。很好，很好呀！馬年的到來，馬年，有所謂「赤馬紅羊」，火大，丙是火，午又是火，雙火齊來，我們豈不是變得慘受火的煎熬？大和尚，你對此又有什麼看法呢？

修智：這就是一個對待事物的態度而言。如果我們適當的運用，例如燒飯煲水，當然需要火。但火太猛烈，會把水煲乾，火也可以造成其他災難。但火是不是必具有這些破壞力呢？可不是呀，如果面對金礦，我們還得借助火來提煉呢！所以是禍是福，還得看我們的造化。要趨吉避凶，就得由修心為始。善行得樂果，惡行得苦果。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俗語說「好心做壞事」，倘若不是理智的善行，往往便會招致反效果，成為不理想的結果。所以，以慧修福及有福而修慧，則福增慧長，災消障除。我們說的納福呈祥，事在人為矣。



地鐵站風光

如果有到過俄羅斯旅遊，當可接觸到他們的地下鐵。

俄羅斯的地鐵，被世人稱為「地下美術博物館」。看了，果然大開眼界。

我們的地鐵，很現代化，就是少了一點文化底蘊似的。幸好，那各站站名的行書藝術字，甚有特性，值得我們自豪。



書畫迎新歲

妙法寺主辦「三人展」——

陳青楓、劉修婉、陳國泰

時間：二月九日(星期一)下午三時開幕禮；

展期至三月八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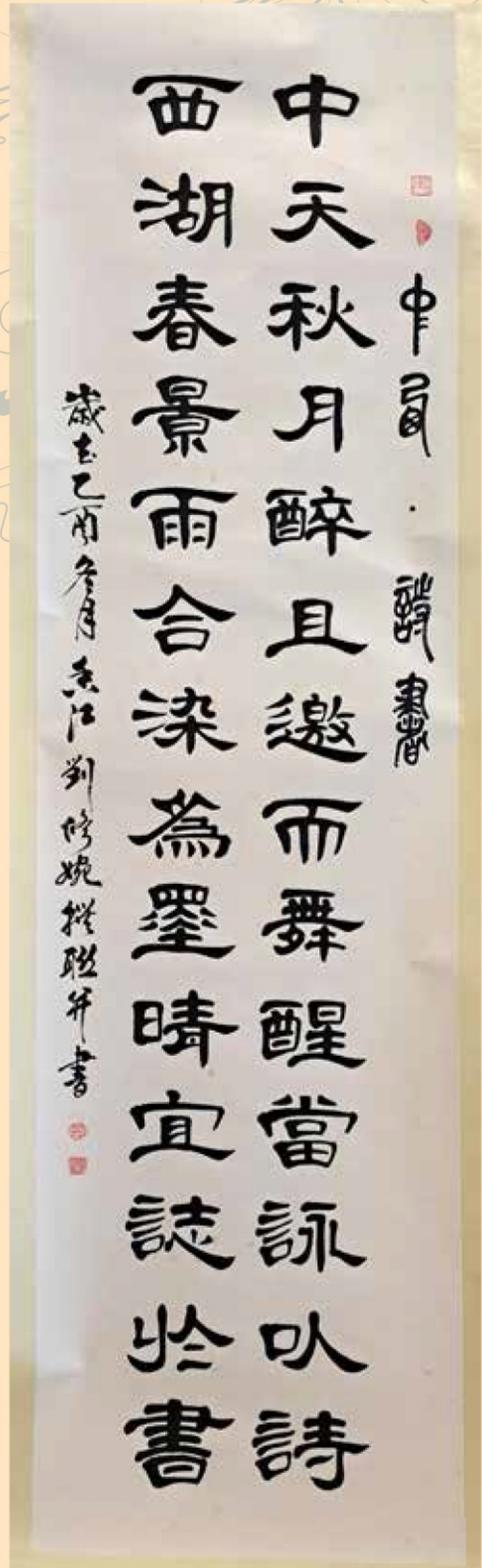
地點：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藝廊。

敬請妙法寺主持修智大和尚擔任主禮嘉賓。

陳青楓為香港作家，出品著作廿餘冊，長期擔任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，強調作品探索「禪意文人畫」。

劉修婉乃「低調」書法家，有自己風格與個性，並長期參與妙法寺的書藝創作。

陳國泰是行內人經常豎大拇指讚好的工筆畫家，退休後經常一天寫五、六個小時，他是畫樂無窮的畫痴，在妙法寺蓮花大殿有作品陳列、供奉。



佛語 (二十七)

「不求人」

搔背，有一道具名之曰：「不求人！」這是很有意思的，大家也曉得「搔背的不求人」是什麼東西。

今天，讓我們再次強調一句：「佛法的學習、修行，其實也可以說是『不求人』的！甚至可以說這『不求人』是何等重要，可視之為修行的核心價值！」

怎麼說呢？個人以為這不是說「你不要向別人學習、向別人取經！」

不是的，學習與取經(此「經」不同彼經，此「經」是指「經驗」。好了，還是讓我們直截地把問題說出來，「不求人」的意思是指我們心中本就有的，——這是本性，那就不用着向外「乞求」什麼！

《壇經》裡有簡單直截的一句話：

「性在自心存，性去身心壞。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，自性迷即是眾生，自性覺即是佛。」

這節話，首先要基本的弄清楚這個「性」字。性，指自性也！

——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！

不是很明白了嗎？

在乎用心

我們說到「佛法不求人」之時，也很自然地聯想到「何處修行」。

是在寺內跟法師還是在家裡？(家裡也可視之為內心世界。)

《壇經》這一組話，把問題說得清清楚楚了——

「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

在家能行，如東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惡。但心清淨，即是自性西方。」

道理就是這樣簡單，如果我們「貼地」地用「廣東話」來形容，不妨這樣說——

「如果你唔識食，俾龍肉你食都有用啦！」

《壇經》裡說：「你心不清淨，即使去到極樂世界都沒用！」

一切在乎用心！

「住心」兩字

《壇經》裡有一句說話，可能容易被一般人誤解，這句話是——
「住心觀淨，是病非禪！」

也許就是「住心」兩字吧？住心的意思是指凝神，集中注視力在心。(這不是很好嗎？)但這裡的「住」，是指祇顧「定住」而不帶真正的思考，相等於你的打坐，是一味的坐，這叫做枯坐，並無好處，所以《壇經》裡也說這是「病」。

「住心」兩字，如果改寫為「住身」，也許比較容易進入理解，當然「住心」是更上一個層次的看法，兩者之間還是有所不同的。

好，無論怎麼說，我們的所謂「坐禪」，不要僵硬地枯坐在那裡，這是毫無益處的。又讓我們用生動「貼地」「廣東話」形容一下，不妨這樣說：「你用吓個腦啦！」

做功課

我們看《六組壇經》，很多時候會說「這實際上是『心經』！」

即心即佛！惠能大師的學說，實際上就是一本「心學」。

心之於佛、於修行，何其重要也！

《壇經》裡也經常談及「臭皮囊」，這指的是我們一副肉體身軀，人一死，這身軀，固然便會頓然變成「臭皮囊」。其實，即使未死，倘若我們不好好地運用「心性」，則這副身軀不就等於形容詞裡所說的「行屍走肉」嗎？

《壇經》裡這一句話：

「生來坐不臥，死去卧不坐，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？」

不必理會前句，那祇是為下句加強道理的說明，重要的還是告訴我們：軀殼不過也祇是一具軀殼，你在這「身」上做什麼功課呢？做「功課」我們要用「心」啊！

準
確
·
簡
單



這幅畫不是今天畫的，是從「櫃底」下翻了出來。看寫作日子，是一九八六年，我八四年才開始學畫，即是說這幅畫是在跟隨楊善深老師習畫的第二年寫的。

可能這還是習老師畫稿的習作，但肯定一點，那兩行題字是出於自己的，就因為我一直奉承一個寫畫宗旨(包括做人處世態度)——

「準確·簡單」

不僅寫畫，生活也該這樣！不用鋪張，恰如其份地滿足基本便夠了。

這也是身心無包袱的輕裝上陣。請你告訴我：這幅丹頂鶴在筆墨上、設色上夠不夠簡單？還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別注意嗎？

四十年來，我的畫作追求就是這樣！今天的山水畫也是沿着這軌跡發展開去。請多指教！

開心共聚



寫畫之人能開開畫展，這不是一份「興奮」，這是一份「幸福」。前些日子參與「年方八十——香江久友書畫展」，邀請到「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任主禮嘉賓」。且在典禮後還參與晚宴，過了一個十分愉快的晚上，參與這項活動

的，還有友人常喜法師、工業家郭正傑。晚宴期間被三位弟子「提」上台拍一幅「正襟危坐」照片。三位既是朋友又是弟子者，是張志國、伍槐枝、惜蔓。大家開開心心拍照，一下子都年輕起來了。

另一幅與修智大和尚合照的，常喜法師外另兩位是陳天勳、錢慧珠這對佛友夫婦。我們都是好友聚會了！郭正傑呢？——原來舉機為我們拍照的是他。





從語言學看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

(節錄)

· 李明權 ·

(原刊於一九八三年四月《內明》第一三三期)

外來因素對一種語言的影響，或是無過於佛教對漢語的影響了。至今，漢語中仍有不少源於佛教的常用詞，如「世界」、「實際」、「究竟」、「轉變」、「煩惱」等，祇不過人們往往習用而不知罷了。佛教詞滙數量之巨，在漢語專科詞中是首屈一指的。有人統計，僅佛經中的「名數」一類，即有三千多個。佛教詞滙源遠流長，影響廣泛。它兼有專科詞、外來語和古語詞三種形態，有特殊的宗教內涵和表現形式，並且同普通詞滙交互影響，成為人們閱讀古代文獻的難關。本文擬從佛教詞滙的淵源、理論和組成等方面，作些粗畧的闡述和分析。

佛經的譯傳，肇始於漢末。經過五百餘年至盛唐時期，編成『開元釋教錄』，藏經初具規模，凡五千餘卷。佛經卷帙浩繁，義理艱深，輸入了許多外來的新概念，在中國僧人著書立說的過程中，也產生了大量新詞滙。魏晉士人多能說幾句胡梵新語。『世說新語·政事』記載：『任大喜悅，因過胡人前彈指云「蘭闍、蘭闍」，群胡同笑』。佛教詞滙的流行，對僧俗交往、佛法研究等，造成了理解上的一些不便。譯經初興，『文過則艷，質甚則野』（『大唐西域記』）；且譯師們在翻譯和解釋上，多有分歧。有些人好用中土玄學術語附會譯解。如早期的佛學專著『牟子理惑論』以「無為」為「涅槃」。該書又以佛老並舉（「睹佛教之說，覽老子之要」），謂佛陀「蹈火不燒，履刃不傷」，顯然是用『莊子』中的「姑射神人」曲為比擬。又如法琳『辨正論』云：「菩提者，漢言大道也」。『六度集經』譯「眞如」為「

本無」。諸如此類，皆以玄釋佛。中土譯經，以後漢安世高為先。「世高出經貴本不飾，天竺古文文通尚質，倉卒尋之，時有不達」（道安『大十二門經序』）。他的譯經，屬於樸直的「古譯」，惜乎「時有不達」，如譯「受」為「痛」，譯「正命」為「直治」等。其後，又有支謙等綺麗「舊譯」。「舊譯」派好用意譯而多有失誤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一些傑出的譯師為佛經譯語的規範化作出了重大貢獻。那時，對譯師的要求也提高了。在知識條件上，要求譯師「言通華梵、學綜有空」，「能詮不差、所顯無謬」，「文詮三藏、義貫五乘」，「傍涉文史、工綴典詞」；在品格條件上，要求譯師「沉於道術、不好名利」，「器量虛融、不好專執」（見『翻譯名義集』卷一）。在朝廷支持下，先後設置了若干規模較大的譯場。如後秦姚興迎鳩摩羅什於長安，開設草堂寺譯場。羅什領導的義學僧有八百多名，重譯經籍，辭義通明（見『魏書·釋老誌』）。羅什質而能文，多用音譯糾正支謙意譯之失，「胡音失者，正之以天竺；秦言謬者，定之以字義；不可變者，即而書之。是以異名斐然，胡音殆半。」（僧睿『大品經序』）唐代高僧玄奘精通漢梵，學識淵博，譯筆嚴謹，所譯佛典，既信且達，史稱「新譯」。『法苑珠林·傳記』說他「翻譯經論千有五百，盡善盡美，可稱可讚」，並非虛譽。玄奘在譯經實踐中，總結出「五種不翻」，確定了音譯或意譯的標準（見『翻譯名義集序』）：

(1)多義詞。如「薄伽梵」，具六義，故不翻。

(2)新名物詞。如「閻浮」、「伽陵頻伽」，中

土所無，故不翻。

(3)沿用已久，約定俗成。如「阿耨菩提」，亦不翻。另外兩種，是專從宗教角度所定的標準；

(4)「秘密不翻」。如諸經中的陀羅尼(密咒)。

(5)「尊重不翻」。如「般若」、「菩提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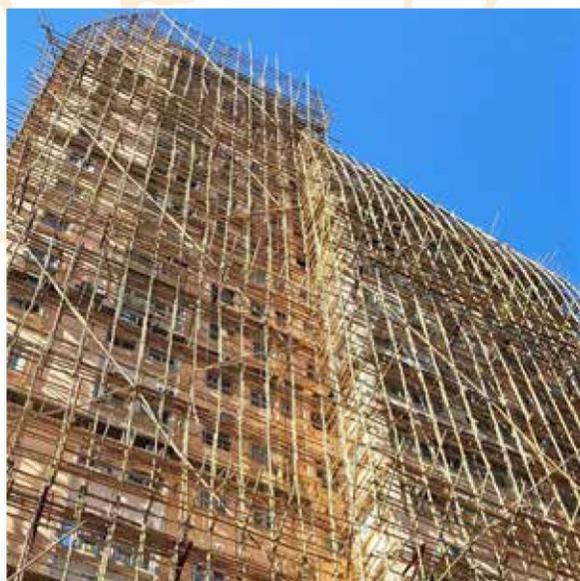
當時，一部經的譯成，要經過口譯、筆受、校對、潤飾等程序。在正範的理解、有利的條件以及嚴格的要求下，譯詞日趨準確，翻譯經漸臻完善，揭開了我國翻譯史上燦爛的篇章。

譯經事業的發達，促進了佛教「小學」的產生和繁榮。一些兼通佛、儒的僧人，開始總結佛教詞匯，系統研究其音義。隋唐以降，為佛經作音義的專著漸多。其中，以玄應、慧琳兩家的『一切經音義』最負盛名。『玄應音義』久湮藏經中，罕為人知；『慧琳音義』久佚，直到晚近才被重新發現。兩家『音義』被清代小學家奉為「顯學」，莊斨推崇它們「實與陸(元朗)、李(善)抗衡，良足貴矣」。(『唐一切經音義序』)兩書體例，畧似『經典釋文』，而引證尤詳；所引鄭玄『尚書注』，賈逵、服虔『春秋傳注』，李巡、孫炎『爾雅注』等數十種書，今均亡佚。兩書除收佛教話外，還收了許多經籍中的普通語詞，故深為一般語言學者所重視。宋代法雲編的『翻譯名義集』七卷，為佛學外來語的集大成者。該書專收借詞，凡二千餘條，注名異譯，廣泛引證，其解釋較『一切經音義』更為詳盡。此外，還有我國最早的漢語詞典、唐代義淨的『梵唐千字文』；佛

教基礎類書、宋代道誠的『釋氏要覽』與明代的『三藏法數』；還有『華嚴經音義』、『法華經為為章』等專經音義。這些佛教「小學」著作的意義，並不侷限於佛教本身。近現代，仍有不少佛學辭典陸續問世，如『佛教大辭典』、『佛學大辭典』、『實用佛學辭典』、『佛教大辭典』、『佛家名相通釋』、『法相辭典』和『佛教人名辭典』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梵語的傳入，促進了中國音韻學的形成和發展。『成唯識論』卷二：「說名句文，依聲假立」。古印度「五明」中的「聲明」，即相當於語言學；可見，梵語作為拼音文字，是特別重視聲韻的。『通志畧·六書畧·論華梵』指出：「切韻之學，自漢以前人皆不識，實自西域流入中土。」如『說文』等，皆用直音。唐代智廣『悉曇字記』謂：「其始曰悉曇而韻有六，長短兩分，字十有二……聲合韻而字生焉」。漢字的『反切法』便是受梵語拼音的啟發，利用兩個方塊字，以「聲音韻」，注出無窮之字的讀音。『通志畧·七音畧序』云：「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，重輕清濁，不失其倫」。唐末守溫據以制定的以若干漢字為標記的漢語聲母系統，奠定了聲韻學的基礎。此外，佛經的轉讀還促進了南朝聲律學的發展。

佛教以「言亡慮絕」(『三論玄義』卷上)為至極，然而，也不否認語言文字的方便妙用，所謂：「言說之極，以言去言」(『起信論』卷上)。在印度瑜伽佛學體系「五位百法」中，立有「文身、名



竹藝

因一場樓宇大火，令人聯想到建造業的竹棚問題。竹乃易燃之物？那看你從什麼角度去說吧！而且最重要的還不是竹本身而是人為的安全問題，以竹棚來配合建造業，本身是快、靚、正的竹藝，方便、快捷，不笨重，是正式的輕裝上陣。你看，幾十層高的樓宇裝修，竹棚是既實用又穩固。一切一切，都是人的安全意識吧！

身、句身」三種「不相應行法」(見『百法明門論』)。
『三身』是對語言現象的歸納。「身」是滙集之義。「文身」指字母系統。(『成唯識論』卷二：「文即是字」)；「名身」指詞滙(同上：「名詮自性」)；「句身」指句子系統，即文章等(同上：「句詮差別」)。字母的組合(文身)形成音聲，音聲表達種種概念(名身)，通過概念的組合表達意見(句身)，這就是「三身」的內在聯系(見『大智度論』卷四八)。

名身是「施設眾名，顯示諸有」(『楞伽經』卷四)的。『大乘義章』卷一指出：「以名呼法(事物)，法隨名轉，方有諸法種種差別，假名故有，是故諸法說為假名」。這就是說，詞滙是標記種種事物概念的符號系統——假名。作為符號的名身，並不完全等於事物本身。如「火」是名，本身無熱之用，故曰「假名」。佛家的「假名」說，揭示了名實辨證關係，猶如『莊子逍遙遊』所說：「名者，實之賓也。」作為概念的名身，其對象是萬事萬物，前者是主觀的，而後者是客觀的；所謂「相為所詮，而名為能詮也」(『楞伽經』)。『成唯識論』卷八指出名身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類，而表達抽象概念的「表義名言」和表達具體事物的『顯境名義』。名身不但有「隨物合成」的本義，而且有『隨事轉用』的引申義(見『大唐西域記』)。『瑜伽師地論』卷十五指出，一個規範的「假名」，應該具備「相應」、「義善」我「輕易」

等要素。因明學認為，名身是感覺的抽象和綜合，即從「現量」而來的「比量」。詞語的作用是表達、交流，確切地說，屬於「為他比量」。因明的三相說又指出了名身的內涵和外延的劃分。詞的內涵，必然包含它所應有的一切性質和功能，即「遍是宗法」。上位概念必然包括所有的下位概念，即「同品定有」。不同類的種屬，必然互不相容，即「異品定無」。(見『因明入正理論』)

關於合成詞的構造和詞滙間的關係，佛家有「六離合釋」。其中，有五種構詞分析：

(1)持業釋。從體用關係立名。如「藏識」，「識」是「藏」之體，「藏」是「識」之用。又如「發電機」，「機」是物體，而「發電」則是該「機」的功用。

(2)依主釋。從主從、依正關係立名。如「眼根」，由「眼」得「根」，「眼」是主，「根」是從。又如「器界」，因「器」立「界」，「器」是正，「界」是依。

(3)有財釋。從所具內涵立名。如「覺者」，「覺」為「者」之「財(內涵)」；「唯心論」，「唯心」為「論」之「財」。

(4)相違釋。從聯合關係立名。如「微妙」、「神通」，系由相對的同義詞根構成；如「生災」、「慶欣」，系由相反的反義詞根構成。

(5)帶數釋。從標數概括立名。如「三學」(戒、定、慧)。「五蘊」(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)。當



江河日下

進入二十一世紀，紙媒的報業世界畢竟是逐漸衰退了，這是全球性問題，不僅是香港。

香港的報紙今時今日變成什麼「風貌」呢？日前，我在報攤前看了一下，真正的像上世紀中葉報紙盛況。今天只剩下十份、八份，而仍然見「熱鬧」的，竟然是「馬經」。馬經製作較簡易，而且是有所謂「實用價值」。隨便數一數，報攤上的「報紙」，馬經佔了三分二。

——相信此等情形也祇會繼續下去。

然，有些詞滙能兼數釋。「六離合釋」還有兩種是表示詞滙間的關係的：

(一)鄰近釋。表示同義關係。如「慧」——「念處」，「道」——「趣」，「泥洹」——「涅槃」。

(二)相違論(與構詞法的相違釋有區別)。表示反義關係。如「空」——「假」，「煩惱」——「菩提」，「平等」——「分別」。

關於詞滙的表釋形式，佛家有遮、表二詮之說，即否定式和肯定式。『禪源諸詮集都序』卷三謂：『遮謂遺其所非，表謂顯其所是……如說鹽，云「不淡」，是遮，云「鹹」是表；說水，云「不乾」是遮，云「濕」是表。』佛家以「破執」為宗，慣用否定式的辯證思維。如「不二」、「不但空」、「不動解脫」，「非有」、「非非想」、「非色非心」，「無明」，「無生忍」、「無住涅槃」等。繼承中觀學派的三論宗乾脆以「八不中道」為標榜，即不生不滅，不斷不常，不一不異，不來不出。』因此，否定式的遮詮在表達佛教概念上王為重要。

在分析佛教詞滙的組成之前，必須指出，隨着佛經的傳譯，產生了許多新的普通詞滙。這些語詞不屬於專科詞範疇，有些直到今天還是常用詞。我們不妨例舉若干最早出現在經籍中並且沿用至今的語詞：

希望 遣責 (『大品般若經』)

贊助 享受 評論 (『佛本行集經』)

充足 消化 (『涅槃經』)

儲蓄 厭惡 (『俱舍論』)

享福 愜意 援助 (『五分律』)

控告 傲慢 機會 (『大智度論』)

至於上文所舉「世界」、「實際」、「煩惱」等。因有宗教內涵，仍應視作專科詞。在敦煌變文中，也保存了不少俗語方言(見蔣禮鴻『敦煌變文字義通譯』)：

作者(行家) 排行(賞玩) 惡發(發怒)

立地(立刻) 頭頭(事事物物)

佛教語與普通詞滙之間，有着互相影響的轉化關係，我們可以概括為承上轉化，啟下轉化和承上啟下轉化三類。

(一)承上轉化。即普通語詞的佛教專科化，猶如「舊瓶裝新酒」。例如：

法——『荀子·非相』：「聖王有百，吾孰法焉？」佛家借以意譯Dharma，即教說、規範，亦泛指一切事理。

空——『後漢書·陳蕃傳』：「田野空，朝庭空，倉庫空。」佛家借以謂因緣和合，無我無常；義近「幻」、「假」。如『中論·觀業品』：「雖空而不斷，雖有而不常。」

聲聞——本指名譽。『韓非子·內儲說上』：「子聞寡人之聲聞，亦何如焉？」佛家借以譯指聞佛聲教而悟入四諦的小乘聖者……



真有趣

有些動物，真是很懂「人性」。狗如此，貓亦如是。前些日子，看到一隻貓懶洋洋地在梯級間曬太陽，兩位女孩子見牠可愛，禁不住與牠玩耍了。輕輕地撫摸着牠背上的軟毛。你看牠怎麼樣？竟然一個翻身，背脊着地、四腿朝天，讓你搔牠肚皮啦。真有趣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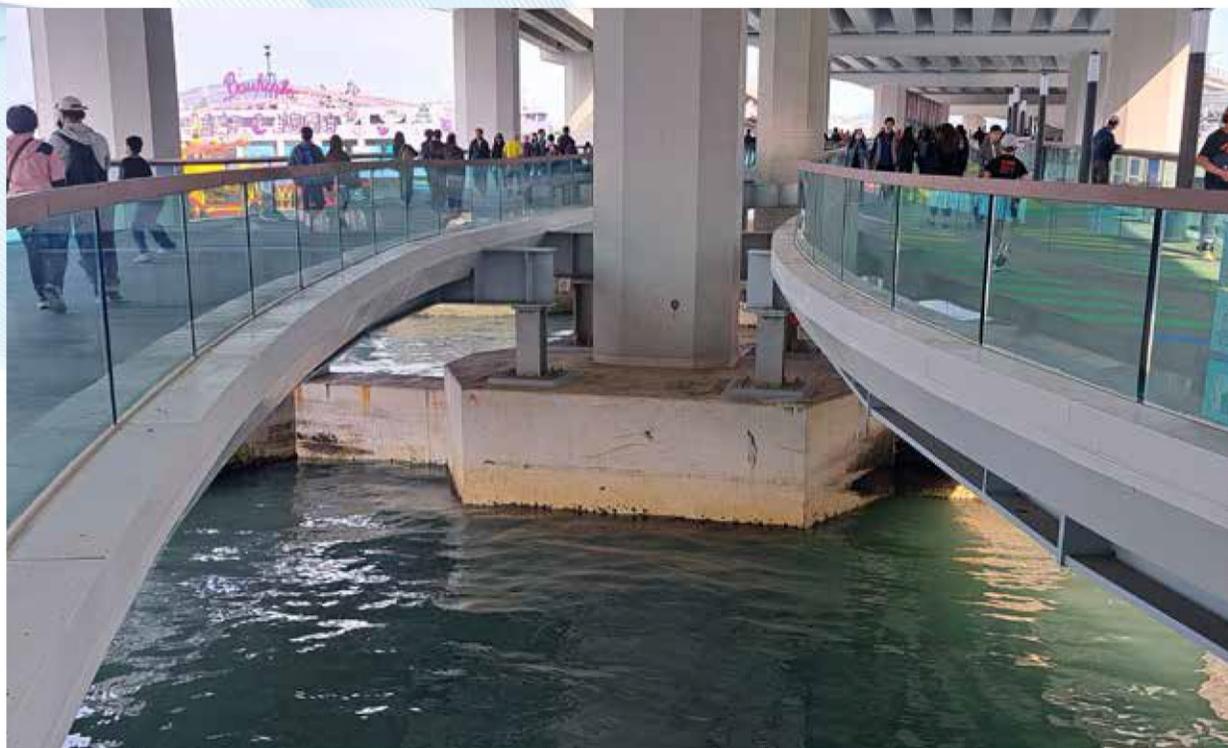


可打入世界十名之內的—— 香港海濱長廊

生活在香港，其實是幾幸福者也！當然，首先要看你對「幸福」兩字是如何一種看法。生活簡單，不去追求什麼奢侈，這就來得幸福快樂。

香港地形環境佔盡優勢，我們有山有水，相距不過是半個小時路程，甚至山山水水就在眼前的。

終於我們「守」得雲開見月明的，看到港島海濱長廊終於成形地出現了，這種因地制宜的做法，甚有意思。首先，沿着海邊把這長長的走廊建造起來，它不妨礙其他建築，特別是利用了交通設施而雙贏地造起來，我們風涼水冷的沿着這長廊漫步，特別是上了年紀的，慢步而行，氣力好的，可行



遠一些，氣力不繼則在中途出來，走進市區也不外是十來分鐘路程而已，十分方便。它方便的地方實在很多，譬如是在建造在「東區走廊」之下，即使驟雨突至，我們就在橋底下避一避，方便得多，肯定不會狼狽、肯定不會變落湯雞的，這對長者多好！

一邊漫步，一邊欣賞維港兩旁風景，幾乎可以說，世間上有這樣美妙的地方實在不多，如果你要選什麼世界十大海濱走廊，大抵香港這場地也有機會了。

但願把這美好一步一步地打造下去，千萬不要弄到污烟瘴氣。



九龍城寨之光影之旅

因電影「九龍城寨——圍城」之影響，九龍城寨又再次地引起大眾的談論熱潮。

年輕人當然不會親身經歷當年城寨內「冇王管」的情況，從電影中你多少也會掀起好奇，正因為這好奇，也就自然地想多了解一下當年該處的社會狀況。

其實九龍城寨(應該稱為「九龍寨城」才對，不過都約定俗成了)，在今天拆卸後已改為城寨公園，公園內仍保留一些點點滴滴的古蹟，以作思古幽情。我們平日可以前往觀看，總是覺得有點遺憾的——既然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以致七十年代，九龍城寨都成為一個很特

殊地段，為何在建公園時除了「古蹟」的一點保留之外，為何不把這上世紀幾十年的「生活環境」狀況保留一些作歷史的懷念？既成事實的實際環境，又為何要迴避？

今次這部電影之受歡迎也正好說明這問題吧？

民間懂得做宣傳推廣的，也做了一點「打鐵趁熱」、「打蛇隨棍上」的功夫，不久前在這九龍城寨公園內做了一個展覽，把當年城寨內一些典型的小店，重新搭建起來，如牙醫場所、製造魚蛋小店等等，雖是電影布景式的，也多少令人感受到四、五十年前的環境狀



況，加上一些實景圖片的穿插其間，更增加那一份真實。

——總是在想：特區政府中人口口聲聲說「發展本地遊」，連這一點現成的、實在的項目也不好好地兼顧一下，那豈不是給人「得個講字」的感覺嗎？是時候實實在在的做一些事情了。

成立一個實幹小組去策劃這些項目，其實還是輕而易舉之事。





困與囚

象形字有個大好處，是一看那字形便立時會想到字義。譬如我們說「悶」，——你的心關在門之內，不就是「悶」嗎？「門」的象形字很多也有趣，「問」字，雖然口也藏在門內，但我們都不會如是想，想的會是張開了口。口張開了，不就可以「問」嗎？

今天，我倒想說說那個「大口」之「口」，這像什麼？如果寫「困」字、「囚」字，不就一目瞭然了嗎？把樹木團團圍住，這就是「困」；把人放在內裡，便自然地成了囚牢——監獄，人被困在內裡，等於坐牢。

可是，字意也會隨着實際生活環境而在情緒上有所變化的——

這個「口」不作密封的囚困之想，想象它是「四合院」又如何？幾千年下來，即使到了今天，如果住在有「圍牆」的圍園裡，那不僅不是「囚」、不是「困」，而是一種令人羨慕的幸福居停，你看不少別墅的樣子，不都是這樣嗎？因此，今時今日這個大「口」之象形字，在情緒理解上又大不同了，反而喜歡被這樣「圍」起來，如果你有一個有圍牆而內裡又有多株樹木的，你看多好？——人在其中，已不是「囚」啦！這個「大口」之口字，其實正是「圍」的古字。

大口與小口

以口字作部首的，除了上述這「大口」有趣之外，其實「小口」也很有趣呀！大凡與食有關的，用嘴的，很多時左旁就是一個「小口」，「吃」字固然是，「咀」字也是。什麼嚼呀、啃呀、鳴呀、叫呀……寫下去肯定有二、三百個。

用小口這口字旁作為與咀有關的字的部首，既方便又實在，難怪會有那麼多字是屬於這個部首的。

類似這種方便、實在之用，在我們的方塊字裡不少，譬如前文說到的那個「門」字部首便是，這部首之字，也最少超過一、二百個，還有那個「心」字也不遑多讓，你看以「心」字作部首的字有多少？——思、感、怒、怨……如果加上「忄」字旁的，更是多不勝數了，有趣！